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三

序

序以述事凡水政大小事績之可紀及編纂成帙者竝有序亦全書之所應收也

唐

○李華練湖頌序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因迤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旣陂以疏

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
山臺駘章大澤而封分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
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
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生龜魚螺鼈之
產壓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世流爲
田專利上腴畝收倍種萬劇淫衍自丹陽延陵
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劫水則
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予奪

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有以得之老稚
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
旣駢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
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二月二十
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
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卽日上無
貪刻下無冤憤公素知截湖潤壤災甚螟螣臨
事風生指其以復郡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

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
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
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
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招呼怵從役畚鍤蓋
野峻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湖廣爲八十
里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洶
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灑灑
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
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旣殺其溢
又支其澤沃瘠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賈人勇
輸賦遐邇受利其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
相薄大雨時行群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
龍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
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二事以
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
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耆艾西向拜首忻

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
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奸
純鈞精堅百煉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
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
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
陵令季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
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

請曰兌爲澤兌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
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
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主命不揚於厥
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爲頌曰
望泂泂兮視冥冥烏關魚樂葭莖生膏腴利倍
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
年游淀爲溲清饑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
霈榮劃然眊矐復皎明追琢刻頌揚芬馨

元

○秦約崑山州修圍政績序

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考之簡冊則今日吳郡東南之地具是也然吳素號澤國其稻梁樹藝之區一或隄防不固潴泄不時則歲之豐凶非但繫之天時抑亦責之人事焉故國家守令之選必以農事繫銜重邦本也每歲東作將興之時所在州縣必擇官一員專職修圍蓋慮水潦之災而預爲之備也是以丁寧告戒使其父子兄弟盡力畝畝以驗天時以服民事豈古所謂田大夫勸農之官者歟吳郡之屬州曰崑山田多汙下賦實繁夥嘗時修圍之官往往不過奉行典故而已豈知斯民根本之所在也今通守郜侯尤以軍食民命爲急跋履川原衝冒風雨故其勸勉程督民皆欣欣然具畚鍤荷蓑笠父詔其子兄告

其弟樂於趨事赴功莫不以侯之心爲心噫以
一人究心而其農事有成若此則人存政舉槩
可知矣是以侯之爲政較之常歲修圍之外其
增墾露田若干畝計賦若干石回視食人之祿
玩歲而愒日者大有間矣侯才器宏博歷練優
爲嘗叅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王公幕府籌策
居多今膺是職不過小試其大用之才爾樞庭
藩省不日可以陞華進秩矣大夫士嘉其政績
咸爲歌詩美之吾友玉山顧君仲瑛書來賓館
俾予序次其事若其能守官箴勵志操此特士
君子平昔所當爲者茲不書侯名肅字彥清山
東人至正壬辰夏六月朔淮海秦約序

本朝

○宣邦直贈王貳守佐理開河序

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其惟大聖人乎昔
舜命禹治九州之水而先導河故書紀冀州旣

載壺口紀導河之始也蓋河源發於崑崙其流
泛濫中國始固不免疏鑿之勞及水患旣平然
後人享其利凡九州貢賦若遠若近皆自河而
至於帝國焉所謂一勞永逸其道固然也我
皇上建都金陵今再周星矣以天下寧謐九夷八蠻
罔不來賓惟東南漕運及商賈往來不便繇丹
陽而車載者有人馬之勞繇鎮江而舟入於大
江者風波不測檣傾柁摧往往沉溺者有之乃
夙夜憂憫咨詢父老經久利便之道咸曰溧水
銀墅東壩之上舊有小河相傳自吳伍子胥肇
開之欲以攻楚不能而罷至宋孝宗乾道年間
又命建康府經營開之通判張維不能奉上意
建言不便而止竊惟萬世之功豈偏方小國之
所能成哉今

國家富有四海無施不可事固有所待也

皇上乃斷自聖衷命崇山大臣統官千四百員夫丁

七十五萬有奇東接震澤西通南湖北至

京師若干里刻日修鑿於是衆官各率厥夫競相
事事若不知土之厚山之高石之堅者嘗觀東
壩分水嶺間有土山十五里石岡十餘里萬夫
如螳鉏鍤如雲斧鑿如雨鏗鉦震擊聲聞四埜
不久已爲通渠此非以逸道使民則民忘勞而
功易就歟自今以往豈但東南貢賦之便其商
賈而往來者西如川蜀北如朔漠亦無不繇河
以達建康而萬斛之舟泛乎中流雖烈風暴作
亦蔑鯨波之恐至於風寂水平其淨如練南船
歌北船和洋洋乎詠

皇上之功而莫知所以報之者其樂何極則吾
皇上之功不啻舜禹竝矣信乎有大德者必有大功
於萬世也崇山

國之勛舊名著旂常奉揚

上命命官分工於衆官之內選其尤能者分掌衆工

若貳守王子華氏出群拔俗有幹濟之才既分
工於東壩又督衆工於沙河邦直等同受

上命開河銀墅忝在千四百員之列較其功則子華
爲多也子華嘗命工繪圖大夫士咸有詩美之
一日出以示予予不揣遂僭爲之序云洪武二
十五年歲在壬申閏十二月三日會稽宣邦直
書

○方鵬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遍天下而
垂無窮遍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尚
已其次足以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
久者其聖人之徒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襟也繇
吳淞江繇白茆港以達於海猶自腸胃以至尾
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閭以快喉襟而疾去
矣又調攝而愛養之使疾不更作可也且二水
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舉耳有其

舉之則具文塞責姑應目前而無經久善後之
圖不旋軫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李公獨異於
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選庶官以分任
而爲之必勇及其慮終也丁寧告誡而貽之必
遠防之必豫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別委
凡有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堰以
障之閘以瀦之徒以守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
以保之也君子曰是役也不在成之之易而在
保之之難公善法聖人者也吾其有勸乎其小
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其瘳乎故今日則思
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人之情也雖欲
辭也乎雖然疲民疵政天下皆是也所以拯救
而康濟之者鵬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爲之兆
耳因僭序於群玉之左

○薛應旂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

李冰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植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爲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胡君道宗以賢良文學貢諸

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川塗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悉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畫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

豐穰可必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昔人所語不負臣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謨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國白渠之謨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序

○沈啓吳江水考序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之要瀦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滌洞澎湃而值其中爲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爲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爲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而爲湖爲蕩爲漾爲堰爲潭爲坑爲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豐穰可必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
昔人所語不負臣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
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
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謨之茲武進之田九
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
國白渠之謨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
序

○沈啓吳江水考序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
江奚考蓋源委之要瀦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
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
間滌洞澎湃而值其中爲吳江吳江邑也邑之
西窪而廓如者爲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
紆而條如者爲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
能盡容也亞而爲湖爲蕩爲漾爲堰爲潭爲坑
爲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爲川爲瀆爲
溪爲浦爲河爲港爲渠爲涇爲漚爲街爲浜爲
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駛者也
東南之區莫是窟焉故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
之衝苟有小水囊納獨先諸他郡邑是以歲之
豐凶民之利害

國計之拙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是爲最故善
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
人其始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饑及其治之也
決九川滄溝澮後先有序小大不遺要其終底
於績也務奠居務迺粒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
弛之間利害攸判天下治亂所從出也而肯未
焉視乎哉繼是迄今知國之本恒於斯者必寬
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以濟民饑以裕貢賦吾
未見其有改也迨至我

熙明尤致重焉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潦必除微堙

必浚共享豐阜胥忘德恩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丞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水部或憲司於是撫偕郡邑各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也每或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待極潦大浸方請復設寒後索裘無救卒歲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而設方設而革彼間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者他人之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爲豫遠之圖者不能復

誰與無怪乎民逋日竄而督稅之使時遣而歲命也嗚呼政脩奚遣爲哉議者猶歸罪天時而不察人政之未修墜久遐遺識無十一可憫也邇來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荏或鞏淤滄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浸灌不停膀胱窒滯不洩胸腹能不脹蠱以至於斃者幾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四
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國之艱羊不圖存後
將焉考爲輯吳江水考四卷凡十條條間爲箋
庶前賢之心與政不盡泯也若以不合於舊或
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方職
方不同於禹貢勢則然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
斯考或不爲東南覆瓿也噫

○谷繼宗刻單鍰水利書序

皇明永樂改元

太宗以蘇松水沴是憂遣大司徒夏忠靖公總籌督

公取單書師其意東南竟弗魚腹至今血食且

京闈曾發策試華亭顧公清掇其言而對卽舉

第一累官少宗伯野史氏曰夫天下之學莫大

於水故窮水績者通乎聖禹貢曰三江旣入震

澤底定入者入於海也水性必歸於海順也順

其性而導之歸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水之道也

單子祖禹貢而作書書成身退後世有述焉嗚

呼單子身若屯矣其書則昌益屯者命也昌者智也數奇而理符也雖然單子之書論三州而止此其學未通乎聖也孟軻氏曰禹以四海爲壑夫推而廣之仁覆天下矣

○歸有光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

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之奏復之文摭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於篇

○俞允文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詣長安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

國家之本政

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

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州屬縣也竊爲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

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

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

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

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橫取路

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

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

蘇州地旣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盂謂之

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竝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淞江洩水爲徑後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楊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繇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堙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洩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河亦近易爲力若堰壩旣決浦閘旣修苟非厚築圩岍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岍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累岍之法尤爲最要范仲淹云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修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修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
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饑
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
國用窘乏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
業之怨賦亦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
書夏公原吉奉檄開浚其功最著正德十年又
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重加浚治水害暫息時三法
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爲今計者誠宜

朝廷不惜浩賈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
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
遷則人知激勸建功必多

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
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

帝載當無急於此者侯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
敢以是爲視焉

○嚴訥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爲最蘇域
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
水而田卽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
下隰岍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
田雖芄芄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
而窺也岍或咫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
最高阜去水遠而不及溉者則又終成瀉鹵田
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
水蓄洩可爲旱澇備也而所爲能蓄洩者以有
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枯槁而上以入於
田河不龜拆田不乏溉歲苦潦則岸水出於河
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
湮疏醜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
岸寸而膏腴汨爲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
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
實來公承

簡書之重躬撻載之勤周爰咨訊尋源徹委決壅導
積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
爲宣節之大計者旣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
岸爲節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
令培而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旣定先有司而躬
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
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
說以爲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
辛酉之澇纒匝昏旦而漂沒無算今雨浹旬彌
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
成勞之陰賜也公以拯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
功嗣厥胼胝聿觀厥成蓋至茲謀及圩岸而公
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緒之就先三歲民
將不知災而且忘公力於何有然今而後其蒙

福被慶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
農民櫛沐蔗蓑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
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莫之救
而獨不爲先事之備余怪而求其說矣每圩田
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有
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
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未暇
爲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
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
不協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懷誰
不予來誰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
競體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
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爲之
任之也公績不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
述禹貢書河渠志溝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
遠也公曩歲有事白茆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

之茲冊郡守朱侯示余而屬序以余郡人也雖不文敢辭諸萬曆庚辰鵬月之望

○徐階松江府水利圩圖序

松澤國也水行田疇間若奕道然民因謂其田曰圩圩者圍也言圍於水也循水而堤焉者曰圩岸所以禦潦水使不得入又欠之以洩田中之水使注諸川也歲多雨或川流壅塞水溢於圩則田沒而民以告饑故松之利惟水爲大其害亦惟水爲大而其政亦惟治水爲急

國初郡邑水利皆有專官又數

遣大臣爲之經畫夏忠靖周文襄最著承平旣久吏懈民狃水淤不流岸缺不補及倭患作而上下胥奔於兵繇是田之圩岸毀踰半歲屢有水災民日貧且走四方而

國之額稅亦多負矣萬曆六年

皇上特簡侍御史林君應訓督有司治之君乘單舸

東傳於海西至於江中歷湖泖浦涇冒寒暑凌風濤相原隰之形與水之勢浚大川六支流四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一求圩岸之故迹盡修築之踰年功成民歸如市君曰此其利溥矣然非籍無以訓久遠使勿廢檄吾郡守閭侯邦寧圖而梓之侯以示予予曰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則田之卑賦之重可知而禹盡力於溝洫非有能益其卑去其重也今松固揚州之域圩岸者又溝洫之遺制也則松之治水其道固無外於圩岸之修築矣林君身督其成復計久遠而爲之籍其猷誠然籍可必恃以訓後乎自古天下事有人則興無人則廢今而後懷仁抱義之士踵相接於

朝則君之成績雖莫爲之述猶當有慕而繼焉矧其大書深刻炳然在乎予敢稽首爲吾

君吾民賀

○劉光濟常州府水利圖冊序

昔太史公作河渠書首序大禹治水之績乃曰
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又安而與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夷考夏書所載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古今言三吳水利者無以易此夫三吳諸郡東
南輿區也往者數被水患當事者議興大役開
劉家港以入海開白茆港以入江濬吳淞江南
北兩崖以引太湖諸水拯治之法稱善矣然事

竣則代後

命臬臣兼攝人無專責而內地溝洫之政略而不講
以故或湮或溢卒無永利而害乘之惟我

聖天子臨御以來凡海內利病民生休戚罔不咨於

良弼嘉猷虛懷聽納惟茲三吳水利上厯

九重宵旰之憂萬曆丁丑特採

廷議擇臺臣之有材識者俾之董治必底績乃代
於是侍御林公應訓奉

璽書祇受

廟謨攬轡吳中遠稽往牒近訪輿論周爰咨諏巡行於沮洳萑葦之區相其原隰遡其委源因天之時順地之宜疏滌壅遏以引以注爰條治田六事檄郡邑長吏率其屬以勸相三農皇皇焉車不停軌歷五載而不績用成慮夫歲久而法弛也圖而志之是圖也刻之吾常者也常居蘇松上游其屬邑有五而地勢各殊昔人謂吳淞江被災宜多穿毘陵郡西洞河以分殺之正統間周文襄請築金陵五堰以障上水穿百瀆於震澤以導下流繪魚鱗圖以稽畎澮茲圖則加詳矣總之一郡以提其綱列之五邑以挈其領疆界旣明悉引之說若江若湖若汎若河若瀆若港若浦若蕩若浜若陂池若圩塍堰砮若隄防津梁埽牖之區罔不具列而五邑之地形粲然在目宜障也宜洩也宜疏也潴也小者役以民

力大者資以官帑精神心術之所運用殆爲千
百年計乎後之視今者按圖而索之可也而侍
御公之績偉矣予恒竊歎

朝廷設官興修水利以惠養元元而實効未臻水
患洊至民用阻饑至煩

主上憂屢下蠲賑之令損賦額以恤之而後民困始
蘇曷故哉夫任事之臣狃於故常者小智也休
於豪黠者保祿也責効旦夕者邀功也監司不

能責之長吏長吏不能責之僚屬是以虛文相
應負國而厲民今林公之蒞吳也精白乃心夙
夜勤事予從田野間望旌旄一歲中按部者凡
幾而不言勞吾郡守穆公煒矢猷宣力輸共濟
之患偕其僚佐萬君輝暨諸邑之長吏從事於
阡陌間躬自勸相而不言勞是以利興害去臻
又安之績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茲圖也特其跡焉耳予承郡公之委敬

爲之序以告夫繼事者

○姜寶鎮江府水利圖冊序

雲源林侍御公奉

專勅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
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
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
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爲鄉八曰崇德
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
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爲鄉十曰練
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
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
壇分高中低爲鄉三爲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
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
水有旱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
壇因地形之高下爲榦支河港爲洲爲圩其宜
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爲橋爲

閘爲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纂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爲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爲先漕河以丹陽爲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爲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爲先河以治河閘爲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而運回船每梗湖閘不得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閘令得閉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船爲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公議孟瀆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盡繇以入也河閘治矣河閘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兩橋兩設閘函口以待下版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

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
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
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
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挑故
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
免民挑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蓋
撫臺主起運漕臺主僨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儻
先期令曰繇孟河入不繇孟河入於本船之官
旗罰無赦河閘當以時閉漕臺儻以先期令曰
閘設而不閘與無閘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
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赦閘閉矣運回船繇
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
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河閘閉而
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通行
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
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

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濬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濬而獨漕河應挑濬乃利於不挑濬而法亦可以不挑濬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以足

國課也爲民以爲

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

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爲

國亦以爲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爲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二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爲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爲亦猶公爲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旣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旣一一奉行而編摹纂著之爲圖說備矣備矣當無以予言爲也是爲

序

○徐棻三吳水考序

夫予江南非古所稱塗泥之域哉然謂厥田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則尤震澤初定時克貢未博
也今

國家財賦大半出是所關係鉅計至矣顧澤國源
委上自天目下沿東海相距數百里而遙滌洄
澎湃百折而星流似未易窺其脉絡予自有四
方之役嘗渡錢塘涉豫章浮沅湘暨淮黃沂濟
膠萊間試濬水工則念吾土利病視之獨難以
地形平曠海潮上下不常每當潦集輒浩漫洚
注四望湖海非若他有崇崗壘壁水速來可防
禦宜引爲也竊謂先正范文正公守吳郡首疏
水利爲要務予每乘間理棹遨遊目太湖之津
煙慨雨澤之悠瀾尋三江之故道望禹跡之茫
茫沉思久之博聞父老有曰是夏駕新洋昔夏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忠靖所疏理也是秀州蒲漚澱泖諸湖水所經
洩也是吳塘顧浦劉河所潴衍也是白茆青暘
西湖毘晉陵所繇入江也是白鶴荆城孟瀆九
曲所繇入江注海也爰稽傳志三吳之地惟常
熟多有巨漚而白茆港視他水獨廣闊而順達
於此導之使蘇常東北諸水皆繇此港以入海
而震澤上源自可減殺橫溢之勢信乎白茆尤
吳中水利之要宇者也今流注失宜高土浸以
淪沒而下者又致淤壅獨奈民生

國計何予歎曰是卽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
定者與邇閩懷安林公茂膺

簡命治水茲土非底定之一會乎予撫豫章公尹南
昌共事治水卒賴宏濟大略以相成今公按吳
兩越歲河工告成出水利圖說示予乃熟視之
何盡我地宜若是悉哉公指顧中卽貼貼爾席
之安抑何神哉蓋公行水之道與神禹智同而

咨詢營度一不出所云三江旣入吳淞江爲正
派東婁二江爲旁支支派分而或疏或濬或節
可次第施矣以故太湖諸水注吳淞澱泖諸湖
水注黃浦崑嘉諸水注劉河白茆而陽城晉毘
諸水悉便入江入海則水流導長蕩潤州諸水
繇運河入大江則水源節公駐節吾邑督濬白
茆復深且廣俾可停蓄宣導以入海連年大水
得藉宣洩之力不至盡填溝壑者公疏白茆之
功章章較著也大都竝流不至妨礙野潢不至
外逸平潮不至倒注要害之衝罔不疏濬深闊
納巨浸而尾閭奔趨分支則蕩滌沮洳取滋灌
漑濬畝澮距川已耳至疏旁渠築圍埂俾旱澇
有備高低鄉咸利則悉載在治田六事中率民
力任之官爲量助督率綱舉而目張一勞而永
逸吾江南民從此得免魚鼈焉詎非仁人大惠
哉日者梯航克發以下下之土田半天下之供

奉而

國不稱乏民不告病而公且屢上蠲恤疏荷

俞旨寬恤以蘇子遺公有大造於江南矣所著水利圖說爲冊若干卷用以告夫將來官水者嗟夫治水猶醫治疾然圖說其方也視民饑溺繇已而抱康濟實心猶醫活人心也方策具在醫國者執而用之以行其濟人利物之心要取經用於世間其所以康濟奕世者博矣底定弘勳將永賴之觀河流而思禹績公之明德遠矣哉他日薦承

簡渥繇司空而宅端揆以告成功錫玄圭豈得擅美於前乎則有太常金石之勒銘者在固予夙所首薦知公期公者也顛以俟之

○錢有威三吳水考序

皇上軫念江南水利

命侍御閩中林公董理其事公至之日釐侵決淤首

命新闢漕渠旣而念曰漕務誠重隄防川澮一或不備旱潦薦臻民受其饑漕安所出乃相地形披載籍決三江之壅蔽導震澤之委積其中爲塘爲浦爲河爲溪爲涇爲港爲溝爲閘者百有餘所悉加濬鑿條引縷析綱挈目張蓄洩宣節各有成式俾民水不患汨旱不患稿公私竝利漕計無虧詳具諸名公圖序說中先是歲穀不登民雖知水然狃於故常驟聞公議猝有煩言公毅然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佚道使民久當自定遂跋涉胼胝首當其衝決排濬導以次而舉厥有成績而又連值大水若將試公之功而信公之說者蓋聞諸故老東南水患正德庚午爲最次則嘉靖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淫潦纔及昏旦遂爾淪沒乃今雨輒浹旬甚至彌月向使川澤不除有若往昔民之墊溺將何底止議者徒知洪水爲災漂溺竟免而不知

廟堂之規畫我公之濬導有以殺其勢而消其毒也
豈陰受其賜而不及察者與公乃不張功不避
讓直以狀聞竟得賑恤尤人所難而又以其餘
日躬歷郡縣督率屬吏省巡阡陌修築隄防務
崇務廣災而不害余嘗課築農畝順流而東涉
沙湖遡新洋泛吳淞閱青浦往返二百餘里得
以遍覽公所疏濬處一一與圖符契兩涯削峙
如墉如櫛民將自此蘇矣昔周夏二公治水吳
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
多怨多于載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
施到今公踵其後甫及三載民已愉懌然則歌
功德者又豈待於千載哉繇是知事在天下患
在不爲安有爲而不成者也

○王穉登三吳水考序

吳故蛟龍之國三江五湖濱帶藪澤於古稱沮
洳矣歲乙卯庚辰之間蚩尤旗出牛女霖雨累

月百川橫流阡陌壞者十五大司農奏課之不

登登

天子惻焉憫元元之墊溺降

德音勞問江南諸父老咸謂水政之不飭民庶鮮食

以貽以貽

陛下憂於是公觀其於南

詔臺使者出行水醞渠決川如漢宣房勺陂故事今

侍御林公有聲南臺中籍甚群公卿士相與推

轂於

朝俾為督公既奉

璽書殫智術畢思慮上下原隰忘其胼胝繡斧所臨

悉召文武吏士三老嗇夫使前咨諏相度審厥

形勢察利病之原考通塞之宜為之弭節迴車

者再四而後三吳水利之說一經一緯脉絡井

如曲折縈紆燦若掌上然且推擇群吏指授機

宜集胥徒陳畚鍤土石陶冶竹木藁芻之費一

一既具堙者鑿滯者泄淤者決半者濬且導繇
川入江繇江入海而水之東下若建瓴矣大要
合東南水利而論首天目而尾閭於海五湖心
腹也三江腸胃也腸胃心腹病而首尾之脉離
故復吳淞之故道俾走海分諸浦之亂流俾走
江吳淞爲正脉東婁二江輔之諸浦又輔之在
江南北者不同而治之之法亦異治江南之浦
宜廣而深欲其引湖東注以壯此江也治江北
之浦宜狹而淺懼其分水北趨以耗此江也凡
易寒暑者幾而政平人和群僚底績謳歌載塗
民有生氣公則恐然罔有德色曰使者之盡瘁
於菰蘆力且竭矣其濟則

天子之靈也

廟堂之筭也僚佐之賢勞也民萌兆庶之子來也於
使者何有雖然其猶有周爰之二三策在繼今
者非是曷取徵焉乃勒成爲書十六卷使夫覽

者若誦禹貢於輶中奏河渠於馬首公之功寧有涯哉夫水德之在天壤雖習坎成性而汜濫靡極涓涓失序禍終懷襄非夫略不世出之英疇克續神禹之無事鑒白圭之鄰壑乎後之行水者取公是編世世守之神明其意變化其說無徒枝梧且塞以苟目前之安卽七九之阨何損於堯湯而吾儕小人抑庶幾哉其幸而爲不魚也巳

○陸化淳常熟縣水政序

水利全書者我耿侯三年中所講求於虞而實見諸行之規畫也虞之地三面阻海及江形勢極高一面控引上流及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又極卑卑利恒暘卽高區已號涸轍高利恒雨卽低區已悲沉竈以常熟之名蒙常荒之實者隄防通而不塞溝渠塞而不通拱手以俟命於天故也是以築隄防浚溝渠竝爲治虞急務就二

者較之隄防以坵以畝爲量隨方塗葺隨時補
苴無大壞亦無大興溝渠動包數區綿亘數十
里不大興卽大壞矣侯留心經世未下車時已
洞悉此中隱情一經親歷端委畢見毅然引爲
已任參酌緩急次第興工工竣於此嗣興於彼
意若謂在地方一日且爲地方辦一日事者而
比報政則從來湮廢之跡已一一修備矣夫謹
蓄洩以弭旱澇厚實也以一勞而博永逸遠慮

也小人卽朝不謀夕豈不亦自爲糊口計而因
循相仗以至今日大都爲工費浩煩倉卒無所
倚辦則當道爲之梗尸其利乃欲避其事則豪
強爲之梗赴役者多服役者少則刁頑爲之梗
鬻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
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爲之梗此
五梗者水利所以危興復廢名興實廢之大竇
也而獨無能梗哉侯非不欲梗無可梗也向者

經始福山塘人頗謂落落難合及三丈諸浦梅林鹽鐵諸塘漸次告成始相顧以爲神功今觀此書中綱領節目則公之匠心操縱而坐觀其成已有日矣其役不逾時功臻永賴豈偶然哉士民易與樂成業已隨浚治所及伐石紀功東北際海西屬之江頌聲洋洋而是書實司左券不可以無刻與其刻也余因僭題首簡庶幾後之見是書者無替侯嘉惠虞民之志云

○王圻水利考序

嘗讀夏書任土作貢而必先之以隨山濬川周禮大司徒專理貢賦而稻人所掌必先以瀦口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至於匠人一職又專主溝洫澮川之廣狹以通田間水道是貢賦誠不可一日廢而水利獨可一日不講哉然古今譚水利者莫詳於禹貢而九川之導與三江之入竝載蓋舉其重也蓋重

其貢賦之自出也自漢迄元英君察相何嘗頃
刻忘東南水利哉

皇朝定鼎燕雲一切供億仰給東南歲漕天下四百
萬石以充祿餉而蘇松常鎮嘉湖六郡彈丸之
地所出殆居其半然一顆一粒何者不產於地
何者不資於水而

廟堂籌畫逞逞於修治漕河動費數百萬金而東吳
水利某焉若置卽如吳淞一江之通塞係東南
水利最鉅者齒及修濬輒以帑藏空虛爲辭若
論田間水道則益以爲不入耳之談是經

國者但知貢賦之所繇入而竟忘貢賦之所繇出
坐令浦港日漸湮淺旱澇無繇潴泄遂致霖雨
數日膏腴悉成巨浸萬一經旬不雨田疇立見
龜坼自萬曆戊子以來災侵疊奏逋課歲積杼
軸旣空催科愈急無惑乎人愁鬼泣禍亂之萌
將有不可勝言者余生長海右頗熟地勢濬治

之法亦非難事大都四郡水利在上流者不可
勝計而大者止長橋百瀆五六所在下流者亦
不可勝計而其大者止吳淞婁江白茆等十餘
所欲修水利當先要害惟先治長橋等處茭蘆
壅治之地道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
湖而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
泄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茆許浦七鴉福山
等塘港以泄陽城昆承諸水注於江達於海又
令各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
導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則潴者泄者兩無阻
塞而農田

國課永有倚賴矣顧余老矣目不及見文襄忠介
之盛事姑述其梗槩次其等第以俟後之司

國計者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四

記

自唐歷宋迄元凡興修水利記文竝從紀載

諸書搜采編次

唐

○劉允文元和塘記

元和二年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
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

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沂之功實繇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青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瘠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爲適觀

風悅隨人無間言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曠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新浙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

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况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州殷列七縣其提刑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爲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

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諸方構患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捏狂寇挺拔凶黨修濬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爲政也使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庶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

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
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
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浚自
高岍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此化遠
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自唐迄今通流
如故

宋

○章峴華亭縣開顧浦記

慶曆元年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
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爲上腴其
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
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
始輕授慶曆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
丞來吏縣章君再調百里闕四字凡積政間
有困仍未遑者闕思念窮乏顓乎改爲如恐不
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

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艤去來實爲衝要平疇芳
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斡山之陽
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
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
仍歲田無刈穫傍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
有浚浦便民之志首建是議明年春山青龍睨
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
錢侯偃藩之初銳於振舉周覽風俗憫時菑凶
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
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
百二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旣授成筭
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饑又重廢官廩
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右力能捐金錢助庸者
量其豐約疏之於瀆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
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繇
是揆日戒告標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

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
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郭終於江滙增深四尺
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土平
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壅其上流今
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
會是其一焉次日盤龍曰崧塘曰趙屯曰大盈
而崧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聚漬民壤
錢君又諭墾田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顧會
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
縱其澶漫自浦而泄滙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蘊
隆爲虐則渚渟潮波分注壇坳繇浦而入潤及
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
移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隄屹起素
波盛滿烟霞澄滅乎萬狀齋淪朝夕而兩至行
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拿音壤歌而歡騰其間於
是邑民之耄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堙爲吾

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嗇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靡殘乎私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哉

○胡宿晉陵濬渠記

慶曆二年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戶二萬生齒十萬過江來東列爲大縣其土會之法田第九賦第七

帛宜絲枲穀宜秔稻美川澤饒魚鼈太湖底定於其南大江繞出於其北閒民無事擅漁採之利以生其生有二浸之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其所以民非棄之顧上謀之未及究旅力之不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乘以焦窘慶曆之元高陽許君恢以大理丞治於斯旣視邑事精卹民隱審江湖之利可以活夫田也乃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記譏

之謂其不足以言智今茲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田其舍諸委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子也因環按四封周咨野老乃得申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漑田之川中間廢不復治緒餘且在因作圖言狀列於外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司移官覆視其利信然比得符文報從所請始籲厥衆開陳以利民飴其言悅以承使不戒而廩食具未幾而鼗鼓興其集如雲乃畚乃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朝夕再至爲竈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四十里竝趣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戚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編至焉三港之漑申港最博繇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函等十九小港以醴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所殺變瘠土成腴

壤稽於大浸暢於四支約凡漑田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役不加擾衆靡告勞耒耨者賴焉網罟者依焉明年郡境仍旱渠田獨稔冒磧鹵生梁稻華穗蕤蕤清吠泱泱牛羊來思雞豚萃止野有高廩神有豐豆噫江湖以善利利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於政者猶夫川也據能濟之勢操有爲之資利足以培害足以剗棄而弗營者力并有之繇無志於民爾從是而觀高陽君之政其美志所潛惠化所孚在民博矣後之長此邑者尚監前良之勤恤百姓之欲嗣而濬之繩而廣之使繼繼不絕則三港之利永食茲土庸可竭乎

○丘與權至和塘記

至和二年

吳城東圍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湖南吐淞江繇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蝨

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於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爲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旣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旣下車問民所愁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爲崑山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故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

身塞責旣而令錢君復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叶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旣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靈迅雷以雨乃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爲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茭蒲芙蕖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完節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於鰻鱧瀼治新洋江自朱瀝至於清港治山塘自南山至於東濬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瀼皆通而及江田無滲漚民不病涉矣初治河

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爲楹蓋古渠况今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淞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縣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議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爲記

○蔣靜江陰重建黃田閘記

政和二年

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世傳以爲楚黃歇開以溉田北引大江橫貫城中南出於郭截蔡涇過柰鎮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漕渠而溉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爲膏腴昔人卽港口置上牐以啓北江之潮又卽蔡涇爲下牐以節制旁浦之水於是旱無焦枯之憂霖無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浸及壞牐亦破毀大觀戊子徐侯申來守毘陵會命尹徐君克邑丞于

君湧踵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三百萬
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下上牒之良址於舊基
之北百步爲之而成於明年政和改元之正月
其版築剛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鬼阜視
培塿焉乃更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土
復以餘材作新下牒而闔境之民亡凶歲憂漕
輸者亦省率而功倍矣

○蔣靜江陰河港堰閘記

政和五年

惟江陰地廣民稠爲毘陵五邑之冠壤四高中
下而旱乾水溢比旁縣爲鮮嘗竊怪之已而披
按地圖大江橫其北太湖處其東南而挹北江
之潮汐醜其區之泛濫爲河港以十數港之中
又有港焉派而爲溝洫潑而爲畎遂若身之血
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天禧之崔屯田立
嘉祐之楊都官士彥所以汲汲於橫河市墩令
節蔡港以爲下軍政治之先而書諸國史形於

褒詔記之楊蟠之文民到於今稱焉蓋導江水而南彼其最巨者繇黃田港牐距五郛堰爲漕渠漕渠之東有河曰市墩又其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滙代洪港而震澤之餘波暨焉猶或治而不周崔乃西起漕渠中絕蔡港而東至今節鑿河以貫之於是從衡絡繹與百瀆相爲經緯而田之窪者仰旱者澤瘠者腴而介於江湖之間暨楊尤爲沃野此士彥所以一理前人之迹而百姓重饗其利也繇楊距今五十餘年橫河故道堙沒略辨市墩新河代洪港悉又反壤而具區之水繇無錫而入者旣不得洩北江之潮繇令節蔡港黃田牐而注者又遏而不逝於是白鹿化成等十鄉之田頻苦旱澇而比歲六年之間秋賦之捐者五朝廷信賞必罰於民功尤重以承流宣化之官然或苟且歲月雖欲獻議而

部使者沮不得爲而生財之道裕民之術所以不能仰副朝廷寄委之意者郡邑外臺之罪也政和甲午縣丞楚通仕執柔患之乃行視水道謂利害之當興者莫先崔侯之所鑿與楊守之所嘗盡力者然當創牐馬師唐市二橋之旁而仍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接大江視二水之盈虛而爲之啓閉則善無以加經畫既定乃度地計工圖其狀以陳而郡侯部使者遣官覆視久之閱歲復澇乃始得請遂因農隙且缺食者取資於官時貸以常平錢穀得夫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延袤深廣計夫授步二河一港同日皆作丞躬至其所察其媮惰激賞勸工者而食利之家爭出私錢以佐鋪費於是市墩新河代洪港環亘七十里所流透迤兩牐宏壯其溉民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作始乙未冬十一月辛巳而畢工十二月庚戌卜以明年三月已

已將濬橫河會知縣事王承奉有來遂相與戮力自邑之回堰塘出建寅門東至石牌港凡二十三里皆令之所董繇石牌以達令節凡二十六里則丞之所部合四十九里之所溉又爲田二千三百一十三頃不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亦完總三河一港而計之田之沾其澤者凡六千五百七十二頃有畸而昔之負載於道路今操筏而運之一夫可以敵百折商販之趨關市

徑且免於江濤而縣征滋以致遠故雖積工十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緡料亡慮二萬二千三百而官不以費嗇乃知令丞此舉不爲無補於公私與夫職爲民官而恬不以民爲念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始丞之議是役或謂歲方歉民未可以輕擾而丞以歲歉之患政繇水利之不修苟佚道使民其將勞而不怨至是邑人果以令丞功利之實相與礮石以待書余謂十

目所視不待記而可知而崔楊偉績不蕪沒而無攷則或在于是乃濡筆而識之俾鑿石以示遠云

○楊炬重開顧會浦記

紹興十五年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眈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爲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爲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

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旣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爲縣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攷視高下詢諸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

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澇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曆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興廢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愛之實有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浦久不濬而淹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緡錢而董以縣令簿尉公首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狹隄固舊基爲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浹水落土墳繇是自斡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鼈之藏皆出爲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

萬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
茲不暇錄

○許克昌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閘記

乾道
二年

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
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于海而
所入之道歲填闕雨少過涯則泛濫瀾漫決齧
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

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
廩賦粟以活餓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
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
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
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姜侯開明強濟
誠愛果達旣受旨卽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
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
利以聞曰東南海濱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

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能挽潮爲害閘湖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塞無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卽張涇堰傍增庠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卽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旣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隸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梏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度匿簡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濬河自斡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岍護青墩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置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長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

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槩
七倍於浚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
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
而畢蓋歛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於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
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防今四境
之人自是知耕歛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惟吾君
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扞

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乃爲歌五章
以遺斯民其詞曰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
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
滔兮迤而下不摩菱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
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漑兮介我稷
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
以餬其口盍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
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

施我子孫兮彌豐年

○章洽乾道治水記

乾道六年

上卽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
詵按視浙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具以聞遂以
八月次於江陰知軍事徐公歲相與研究利病
延見父老審訂其說曰江陰北臨大江地勢洿
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
西數郡百川竝委瀕港七鄉竝湖三山低印之

田混爲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十年之間漫
休者一百六十七萬餘畝歲蠲秋苗以一二萬
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皆宜治蔡涇之牖西
通夏港大江之潮繇之以上下東連漕渠五瀉
之水以因之盈縮摧廢旣久亦宜治乃竝銜上
奏有旨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已丑歲濬利港
輟馬御之資以充經費越孟春正月鳩徒僦工
兩役竝舉輶車隼旟聯轡於邁撫勉存問衆說

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漸
抵江地與毘陵犬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
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
三十六萬有奇踣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感
波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基竝東直抵漕渠斥
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四
尺高一丈八尺洪之闊二丈三尺岸之西北匯
爲過蠹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

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
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爲平
疇變沮洳爲膏壤七鄉歲入增十餘萬石毘陵
諸邑固當倍蓰凡浙西之田陰獲利者又不知
其幾千萬頃也蓋自嘉祐六年朝廷遣都水監
簿相視河渠郡守都官郎中楊士彥建議開導
擦柱等六河下及申利二港厥後水利不講且
踰百禩而蔡涇牖壞已二十年矣至是工役浹

興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
許出於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奈何重費
大農乎再歲於此擿姦欺汰浮冗銖積寸索凡
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之絕將焉用建閘濬港
旣以是克且謂利港在毘陵之利多宜以屬之
而江陰所宜增濬漕渠下通黃田以防汎濫絕
壅滯預請於朝儲所贏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
郡從事王淙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聞
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用下不斂民財是舉也
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有攷云

○范成大崑山新開塘浦記

乾道元年

隆興三年淞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
崑山爲甚長老之記以爲三江具區占揚州地
勢最下是爲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
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
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於霖潦時至則水

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疏滄四出然後民得汚
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
而脈絡壅底則其沈濇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
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
山適爲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
也按農田令甲歲荒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
上之美若勸分所得爲之糗糧扉履畚鍤號召
前仰哺者一時麇至濬浦五日新洋江曰小虞

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曰郭澤曰七丫曰
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
千六百有奇糜緡錢萬一千二百有奇稻麥以
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
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爲記余聞其
土水患舊矣間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諸
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克屋卒以事大重無敢
承命者次山獨能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

可拚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
意彷彿其緒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爲之掇將終
古無後艱此予之所以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
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
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是時人其敢以從
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之餘力以舉
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爲者
相絕如毛鼈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
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
也異時舟行則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
以達於郡盜區寒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
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懂
懂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
濱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
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

○鄒補之武進縣重開後河記

淳熙

毘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
悉東下獨南水門受荆溪流注之惠明河道舜
宜橋竝臥龍街抵迎秋門醜爲二股一自月斜
橋以達於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
略州倉後接於縣橋與金斗水匯地格執禁不
可前往慶曆中李公餘慶以國子博士守州始
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漕渠郡
人旣以漕渠爲前河遂指顧塘爲後河以其在
互市間故亦曰市河云中稍填淤崇寧元年太
守給事中朱公彥更浚之未幾復罹兵禍夾河
民居蕩爲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冶鐵
家子頑鑛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繇是
河之不濬治者餘四百甲子間有勇於興作當
官不爲去官而後太息者皆是淳熙十三年春
太守四明林公實來旣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
罷行之居復深念常爲東南大州富于文雅顧

今風俗不加於舊而文士日遜焉他日肩籃輿
訪井落謂彼顧塘橋于州位爲東南執爲喉襟
此殆易所謂巽東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者
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暇日合里居縉紳
士道之後有出郡人道卿先生侍郎鄒公浩所
爲開河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
下狀益證前說道卿嘗受大學於河南二程夫
子之門紹聖中爲御史言宮掖間事跡死如歸
寧媚此陰陽抱忌說耶於是益思所以爲經紀
之具踰一年浮議搖搖幾爲沮敗者數矣夏六
月屬時不雨於濬沼爲宜乃蒐卒之美斥帑藏
之遺餘十月戒事仍令晉陵武進令丞四戎官
護作役不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
深於舊爲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
日以闢煌煌乎繼慶曆崇寧循吏之楸績其不
在茲乎然君子於是役也見公惠民之德四焉

以議論者尚其決以力役者尚其神以文學者
尚其明以舟楫者尚其利興一役而四德具焉
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公德郡文學掾三衢鄒
補之執筆睨其傍請書之遂書以爲開後河記
公名祖洽官爲朝奉大夫

○鄭霖重修崑山塘記

淳熙六年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於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
湖南吐淞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調民興役始

成故以年名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

修之

以下闕
十六字

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治之存乎人自排決疏
淪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府以修厥後河渠
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非徒紀述而
已吳爲澤國三江所匯脈絡貫通爲湖爲浦爲
堰爲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自
郡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

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鱧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之東二十五里隸崑山四十七里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迳黃泗浦以達於海自駟馬橋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頭至夾潮塘凡七里民竝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瀰漫茫無畔岍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

就水有所歸澤者瀦之淺者濬之岍以通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一百三十年雖舊跡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絕作壩遇有負載邀阻四出憧憧往來非復繇行之舊則不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鰻鱧陽城二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嗚呼艱矣哉颶風急濤不惟有葬魚

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懼鴻經之懼方泉魏公
峻以發運節領郡披閱獄訟莫此爲甚開藩半
載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乃
遣官吏相度便宜復至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
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
三尺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
頭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鑿淺
通窒障狂植潰潮入於真義曹涇兩浦則捍之

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
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
汊紛錯盜夫潛影鹽賈借涇以萃淵藪又於修
葺之暇自涇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
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共闊一百六十丈六
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攔柵
木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
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

一百二石有奇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
時人不爲病助以衆力人不爲擾可以想輿情
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昔霖作邑嘉定詣
府白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慨然欲爲厄於位
卑而不能爲逮今將常平指職所當爲又奪於
所急而未暇爲偉公之敏於有爲而功成若無
所爲尤人之所難能者昔主簿丘君與權之記
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
姦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孰任
其責邪以時計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
和以至於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
知也夫因利致利者不可無憂民之憂者未嘗
乏豈其歷年之久曾不見邪庸詎知智及之仁
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下事功之不立豈
但一塘之利而已哉愧予之未能幸有如吾志
故書之以示來者云

○史彌堅重濬歸水澳記

淳熙十六年

南徐地高邛漕渠貫城中爲西津斗門達於海以出納綱運昔之爲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水走下也則爲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啓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患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且盡斗門不開公私之舟跬步不進率繇江陰五瀉而去父老言二澳不可不復

亟按故蹟水爲居民膠固盤錯獨歸水澳而隄防略存澳之西南則轉般倉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因以護倉受者在渠給者在濠以便綱運之出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爲斗門以通於江亘三水爲之長壕於是度工改修歸水故閘以通於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廣倉垣之北規爲廣闊益受灌輸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爲上下二閘且慮其不足以容多舟也視閘之址有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四
三
陂澤則又通之爲秋月之潭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則濬浦百八十丈客舟浮江乘便艤泊以避夫風濤之害

○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礎函記

淳熙十六年

自二字

合八十四流布爲辰溪自辰溪而爲練

湖湖又自別爲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爲斗門者五爲石礎者三爲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

蓄洩也今加板於礎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斗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總爲米一萬八千八十一石爲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皆有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之十一月越明年三月朔而畢其役

○王應麟毘陵重浚後河記

淳熙二十五年

毘陵爲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史公以儒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雅飾吏事謂郡城之南曰後河實繫斯文氣脉
自淳熙間太守林公疏濬之後積以填闕公昔
爲尉時講聞利病甚悉二十五年來守亟欲醜
初志乃樽浮費以度工而民不擾率伍籍以賦
役而民不勞濬源醜流無所壅塞再閱月迄事
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八千五百有奇東
西三百餘丈照舊深七尺士民訢勸焉

○陸游重修武進奔牛閘記

嘉泰三年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
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餽餉北爲瓜洲閘入淮汴
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
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
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荆爲是餽
餉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
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餽也蘇子瞻常
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枯

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
事趙侯善防宇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
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
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
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
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問前
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

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
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
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堅牢自鳩材至訖
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
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
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閘尤爲國用所仰淹速
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戒

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
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
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
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
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汴以還故所百
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
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爲國長慮遠圖之意
不特爲一時便慮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

倦故不得以衰老辭

○謝原平江府重濬運河記

嘉定十年

平江郡闔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
涇源港胍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聚蕃塞植蘆
託處遙遙河流失其故道雨潦時至逆滴不行
上者湫濕下者沮洳激啗之害幾及公庾歲丁
丑侍郎趙公出藩於此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濬
涇河爲請公於是亟爲民條列其事於部使者

乃約經費量公力捐公帑之餘聽富室之助役
以募召用從官給無科犯之擾而有偕作之樂
基事於秋閱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幾二
萬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衡從四
丈出跨橋五十有五爲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
奇淺深廣狹以丈爲率而隨其地勢稍有損益
窒者旣通淤者旣行源達派流脉絡相貫曠則
導清流而繚於中潦則醜游波而洩於外以利
通濟以備農田其功不旣遠哉

○李壘鎮江漕渠記

嘉定十年

嘉定甲戌仲冬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堙闕爰命
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錢公仲彪行視疏濬
三公程功計費列上於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
良日分飭王旅會於渠上畚楬雲興綆鍤麋集
統師監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爲里者
九先是居民侵冒臨洿刮腐輦壤布於近岨一

雨驟至旋復淤渠今分積塗泥高埒丘頭竝渠
之家咸歸所浸開空沙澱呈露垠涯層碯修聳
清波演溢閘舊有五乃命更葺跨渠而橋前後
唯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滙積流堙壅
旣入復命疏鑿折而西抵通津門回環軍廩東
行繇甘露港注之於江復建二閘以時啓閉繇
南城入抵朱方門悉覽其岍繇城南出達於呂
城間石其途挽夫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
濁而清東抵黃泥浚淺而淩小利微害隨力所
及以興以除迨及奏功甫一周旬民不預知官
不告勞豈唯輓餉繫此之賴流惡達壅宜民孔
多

○蔣惟曉江陰開河記

嘉定十
二年

嘉定己卯春邢侯燾以扈承出守越明年乃濬
九里河以疏游土會水澤腹堅而漕河亦病於
膠舟爰卽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燾董

其役起自崇鎮之柵橋極於青陽之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徭役以鄉受者纔四而足面之闊爲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又自柵橋而上逆於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內外河築頓還舊觀是役也爲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始事於仲冬晦歲除而工畢

○康舉之招真治記

淳祐十年

邑去江不及程陂湖溝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入於江江湖旣應則迅瀾流逆於市橋下二水相制移時不能去可想矣自紹興丁卯至今百餘年來涇浦淤塞至成委曲僅一線之水旣無復開導而陂湖又多包圍成田故水則下流不能遽泄遂決溢以成淹浸一或告旱而上流去水愈遠易成乾涸浙西提舉徐誼所謂昔之中田今爲上田昔之下田今爲中田昔之草蕩今爲下田是也極於寶慶之水嘉熙之旱無所措手

大爲邑民之病然則任斯邑之寄者水利源委
蓋不可不熟講云

元

○陳膺重修練湖記

大德九年

練湖之興其來遠矣繇晉及唐迄於今廢而復
壞而修者不可勝紀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
底于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熙之役用工人二
十有二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

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汗

漫狼戾如此雖曰爲民興利除害然妨奪庶務

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十一年亦嘗經

紀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

糶目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千

石錢稱是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苦民

也亦不細夫以幅員數十里之奧區水自長山

犇流而滙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

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漑而田可運而
河可使爲利而不可使爲害厥惟艱哉牢捍禦
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填淤多門函以備蓄洩
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
易期限感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凡此八者倘
非儉以體國勤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
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行檄相湖中順
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實董修役公以名門貴
介春秋富而見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
愛人爲根本以至公無私爲權衡懲昔大奢酌
今便宜作於仲春之初息於莫春之首環湖上
下陵埤巋然厚且完固斗門石礎暨諸函竇辰
次星列陽開陰闔視舊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
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適務民之義蠲抑配之
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揭厲與農夫野人共辛
苦有不勉者至親執鉏鍤訓誘之異乎子罕之

執朴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里公臨視稱善
既畢工父老來言請壽諸石

○先

吳淞江記

大德九年見
各臣事略

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
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爲浙西居民害
垂二十年上疏條具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
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
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

鍤之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絢乘屋厚橐桔以防
其卑濕爲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輟以防其倦
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
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
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
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
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萬五千爲
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

二月晦畢工復置閘竇啓閉以時物無疵厲民無天闕而事竟集

○翟思忠復修練湖記 泰定元年

水在天地間為利甚大利不興害不除民之生奚以遂陞不通淺不濬水之利奚以興京口漕運迤邐夾岡勢仰微奔牛呂城閘堰之捍瀉不日矣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八十四溪流為辰溪瀦而為湖不有疏鑿則有

壅淤不有隄防則有奔衝丹陽金壇之田袤廣勢下微湖之承滙有年矣若夫春淫夏亢瀦之洩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歲遷月改淤之澱之此湖必疏而河必濬也隨勢上下中埂一為湖二函礎斗門一一有法旱不乾枯澇不滄沒湖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如何哉郡當南北要衝貢賦之輸運聘介之往來蠻商蜀賈荆航吳楫泛閩浙上京師者無虛日至泰定元冬湖河

淺塞牽夫頓繭進不能趨車挽肩輸公私病之
浙省平章政事刺罕光祿暨僚屬僉謀委前都
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工程適平章政事元
伯都刺榮祿赴召旋得上聞命行省叅知政事
董中奉行臺侍御史忽都魯叅阿奉親臨之兼
司副使管不八奉議僉事和尚奉議董督之省
鎮撫會立萬戶警巡之凡募五郡夫萬五千二
十二人工六十日郡廢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
緡米萬八千九百餘石皆出於官繇程公壩抵
浦河口百二十里深濬四尺廣上五尺廣下三
尺畚壤培岍霖潦不復灌河底半高置函管五
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漑於是河流瀾漫大艘
小舫悉得通行無膠澁之厄又役三千人舟千
隻工九十日郡廢錢二十七萬緡米八千一百
石以南湖泥菱根植淖不可斷鋪止求土漕堤
埂爲斗門一石礎六石函十有三一備啓閉一

借蓄洩於是湖波激灑官漕民田悉得灌溉無旱澇之虞時泰定甲子春也噫昔漢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唐門三山門鑿廣運潭今國家舉河之重役民忘其勞興湖之大利民賴其便是非天休涵濡省臺贊襄安能奠此大功姑記其實俾來者有所考云

○陸文圭江陰濬蔡涇閘記

至順三年

暨州瀕江受蘇常以北之水鵝鼻灣西折入黃

田港出上閘通五卸堰凡九里一曲第二曲至新橋夏浦之潮自蔡涇與港橫出匯爲泥沙閘廢土堙水淤不洩至順以來曠澇相仍行省謂江陰居湖下游首議挑浚分委官吏差募人夫絲蔡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五步積壤翻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專督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用夫一千八百餘壬申二月起工至三月而竣事

○張天英至正石塘記

至正七年

吳江居具區上游昔吳郡也其地濱大湖故築堤塘以爲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爲橋以達其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版圖入國朝以民衆陞州又五十餘年矣州長那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爲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水患繇長橋而南至於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激日夜無休時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蒙其害予甚欲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後可對曰斯塘之爲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小石皆爲之漂蕩官日脩治因循塞責朝壘夕傾皆虛其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議今賢侯爲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人曷敢不竭忠以報方今朝廷弛佛者力役使出財以助里胥衆皆義公之爲願盡輸其財以

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爲無恐矣公大喜知州孫公嗣遠聞之亦喜而贊相曰嘗聞佛者以善誘人而信從者衆以官府使民民勞而功半公然之遂招致空山小山清溪獨芳四僧至堂上議皆稱善命胥三人曰謝珍俞立陸文彪掌其財用之出入吏二人曰何宗善劉景泰掌其工事材器之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及執事者以聽於四大士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卜人

占之曰吉卽經始實至正六年四月也昔公治湖州事知彼官有餘石乃聞於省府命給與之凡三千餘版於時天無淫雨水不揚波五穀亦大熟况吏廉而司會計者公無私四人又篤行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市價傭值均給無少損是以群公無不盡其心力者總其費爲鈔八千餘錠石之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

相其地勢輒城水竇以疏橫流凡爲竇一百三十有六衆皆驩然曰誠亘古未之見也旣訖工復構室道周曰丁亥安居有道行者以守置田若干畝歲積其入以爲後人營繕計令不費官不役民農不違時有司不煩其政田里人不知有隸卒而大事克成以爲長久之利使人人履坦道而躋春臺微明公善政何能致若是哉七年春二月落成立石門於南浦亭之南鄉表之曰至正石塘所以識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宴賓客官屬與百執事百工賞與有差文武賓士咸歌詩獻酒以爲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上世高昌氏父祖皆社稷臣公自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出治中興郡今爲是州烏乎石塘萬古當與吾侯之名同萬古也咸願刻石以彰厥美而系之以歌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州雍熙之世兮

逢此賢侯受天之祿兮憂民之憂視民如子兮
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固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
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繫吾侯之力蛟龍在
淵兮毋嚙我石垂千萬歲兮續禹之績至正七
年開城州判官張天英記

○楊維禎都水庸田使司記

至正八年

天地位而水爲之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
古者水病民神禹治之功侔天地代之職水者
雖小大不等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
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繇著而今都水使監
之司所繇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者
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廢置不常人視爲疣
舍故棟其署寄署於他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
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
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椽屬亦皆視司臬吏遴選
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

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來謂今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厰挾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爲繚垣前爲崇閎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仰瞻嘖嘖稱贊以爲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旣而群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於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郊亶父子經營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我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忽之變也大德間

三江湮塞平章徹里氏濬治功成民到於今稱之邇者洪河暴决折而西北流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聖天子之心爲心下以徹里氏之功爲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鯀之反事則以方命命者何卽理也以水爲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鯀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髯之頃奸膽盡落居官視民饑溺猶已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閩帥大使尙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九日於官副使散竹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官音奴公字國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

輔卿照磨李嘏字公錫分事董者椽史錢璠奏
差蔡琳李報也繫之辭曰邈哉法象類玄與黃
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河在下吐內陰陽維坎
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憫下土具區芒芒
忽焉震湯周官稻人漢司水衡利修於農叶爰
設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爲天子使材貞且
榦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肥海邦水
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畊食鑿引男樂其

作女修其紅

叶

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

叶

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

作浪反



